

甜咖啡・苦咖啡

外面的天空烏雲蔽日，霏霏細雨裡吹著令人惆悵的風，黃葉在秋天看不見夕陽的傍晚緩緩落下，彷彿在為日暮途窮的悲景更添一筆淒涼。一家名為轉角咖啡店的店裡坐著一個男子，他正細細的獨酌一杯黑咖啡，他看著外面的景色，眼神很無力，皺眉的表情彷彿是要把一切惆悵夾雜著苦澀喝下一般，他並不愛這個味道，他只是在尋找源自媽媽足跡的一抹甜味。

男子出生於一個單親家庭，爸爸在他出生時就不負責的跟其他的女人跑了，媽媽為了孩子辛苦的打了許多工，含辛茹苦的就是為了扶養孩子長大。

當時日子很苦，有時生活難過到媽媽幾乎快要崩潰，這時媽媽就會帶小孩來這家轉角咖啡店喝咖啡，小孩總是點甜的飲料，媽媽則是永遠點黑咖啡。

小孩從小看媽媽喝黑咖啡到大，也曾問媽媽：「媽，妳一直都喝黑咖啡，而且都不加糖，黑咖啡不是很苦很難喝嗎？」

而媽媽總是笑笑的答：「建勳，這世界很苦，就像這一杯咖啡，但如果能從這咖啡中嚐出甜味，那麼代表你已經達到你想要的圓滿了，否則就算你加滿了糖，咖啡依舊是苦的。」

「媽媽，我們的生活這麼苦，妳還是有嚐到甜味嗎？」小孩天真的眼神，水汪汪的望著媽媽。

「有，很甜呢！就因為這樣，媽媽才會來喝黑咖啡勉勵自己，提醒自己，這一切都很值得。」媽媽看著孩子天真的眼神，笑得很慈祥，手指不斷輕撫著孩子的頭髮。

「那媽媽你感受到的圓滿在哪呢？」小孩嘻嘻一問。

「這你就要自己去追尋了。」媽媽握緊建勳的手，粗糙的手掌，厚厚的繭，親情的印記傳來無比的溫暖，這股溫暖建勳永遠都忘不了。而後來的日子建勳也沒有從媽媽口中得到答案。

媽媽在扶養建勳大學畢業後過勞死了，建勳出社會之後則找了一份房仲業的工作，而依循著媽媽的腳步，只要他工作感到疲憊、失落，就會來這家開了很久

的轉角咖啡店喝黑咖啡，追尋著甜味，追尋著答案。

但儘管建勳尋尋覓覓，這些年來他依舊沒從黑咖啡中品嚐出甜味。如今他因為搞砸了一樁對公司大有所獲的房仲交易，面臨失業的危機，因此又來這家轉角咖啡店喝黑咖啡，想替自己加油打氣，但仍然他也只能從黑咖啡中品嚐出彷彿襯托著他的心情的濃烈苦澀。

「媽媽到底是怎麼從黑咖啡中嚐出甜味的..?」建勳呆呆的望著冒著白煙的黑咖啡，喝過數百杯的黑咖啡之後換來的是揮之不去的狐疑。

建勳雖然數次面臨工作上的問題，但是他都挺了過來，也因而賺了不少錢，但不管他如何追求財富，讓苦日子不再，他總是無法追尋到那股源自「圓滿」的甜味，反而因為失落和疲憊讓黑咖啡更顯難以入口。

正想的入神，這時卻被剛進來的隔壁嬉鬧的情侶打斷思緒。這對情侶年紀相仿，約莫二十來歲，跟建勳差不多，但是那種快樂的氛圍則跟建勳天差地遠。

「他們日子一定過的很好，沒有什麼煩惱。」建勳露出嫌惡的表情，但是也感到鬱悶的忌妒。

「哈囉，我要一杯黑咖啡和奶茶。」嬉鬧了一會，女孩招招手對店員點餐。

「嘿，美如妳喝這麼苦的東西沒問題嗎?不跟我一起喝奶茶就好?」男孩拍了拍美如的肩。

「安啦！我喝黑咖啡喝習慣了，明佑你就不必擔心了啦。」美如給店員一個OK的眼神。

「這女孩喜歡喝黑咖啡呀?」建勳喃喃自語，這個年紀喜歡喝黑咖啡的女孩子可不多，這引起了他的注意。

「這是您的黑咖啡和奶茶，請慢用。」不久，店員將飲品送了上來。

「謝謝。」明佑將奶茶端了過去，美如則將方糖的蓋子開了起來，一顆一顆將方糖往杯裡送。

「你加這麼多不會太甜喔?」明佑白了美如一眼。

「我就喜歡這麼喝嘛！」美如可愛的吐了吐舌頭。

建勳偷偷瞄著那女孩，他對那種類似作弊感受甜味的方式感到鄙惡，這些年來他為了感受黑咖啡裡可能存在的純淨甜美，都選擇不加糖，他認為加糖只是表面存在的一種不值一哂的甜罷了。

建勳別過頭，他覺得心情糟透了，如今他一刻也不想待在這女孩旁邊，於是快速的收拾了東西離開了咖啡店。

回到一個人住算奢華的家，家裡擺滿了漂亮的傢俱和美輪美奐的裝潢，但儘管如此建勳卻依然覺得少了些什麼，他一直都覺得家裡太寬敞了，也感到冷清，不知為何他突然想起了今天碰到的情侶檔，他感到嫌惡卻也感到說不出的忌妒，但那也只是瞬間掠過，如今他感到疲憊，他現在只想藉由睡眠暫時離開現實。

「現在幾點了，還不趕快到公司！」沒有夢境的空白，算平穩也算不平穩的睡眠，不過都被老闆硬生轟醒。

「是，是，老闆。我很快就到了。」建勳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他知道老闆對他可能印象更差了，但如今他卻感到無所謂，彷彿一切都如此無關痛癢一般。

「最近表現都這麼差了，還給我遲到？我跟你說，如果你無法讓這件案子起死回生，那麼你每天遲到其實也無妨了！」老闆火冒三丈的斥責著建勳，建勳低著頭，臉色跟心裡一樣沉。

「對不起，老闆，我會盡其所能的努力的。」儘管話裡答的很有力，但事實上建勳卻整個提不起勁。

下班後，建勳又來到這家轉角咖啡店了，這家咖啡店與其說是建勳激勵、鼓勵自己的地方，還不如說是陪伴失落與失敗的地方，建勳當然也感受到了，但是出於某種習慣或者本能，每每還是會回到這裡。

「今天又是糟糕的一天啊..。」建勳的眼神很無力，他還是點了黑咖啡，但卻提不起勁來喝。

「喲！這不是建勳嗎？」一個留著絡腮鬍，穿著一套與建勳完全相同西裝的男子提著公事包走了過來。他叫永成，建勳的同事，也是跟建勳業績有的拼的強

勁對手。

「嗯，是我啊！你怎麼會來這邊呢？」儘管是對手，但彼此並無芥蒂，且還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儘管心情很糟，還是打了聲招呼。

「我來這邊跟客人談房屋的事，不介意我坐吧！」永成拉開一張椅子。

「坐啊！」建勳笑了笑。

「還要再喝點什麼嗎？」建勳跟服務生招了招手。

「咖啡就好。」永成答。

永成看著建勳，他臉上充滿著疲態，幾個月前那充滿幹勁的傢伙跑哪去了，永成不禁滿臉疑惑，也十分擔心。而事實上他並不知道建勳面對的壓力已非一天兩天的事了，建勳本非抗壓力很強的孩子，沒有父愛的關照下，在別人面前更顯脆弱，從前一路挺過來也只是源自媽媽的鼓勵，媽媽是他生活的重心，直到媽媽死了，他頓無所託，因而轉向找尋源自媽媽咖啡裡的那種甜味，那種溫暖，但時間久了，卻一直撞壁，自然感到離媽媽越來越遠了，心情遭受此一盪，加上累積的壓力和對媽媽的思念，一口氣爆發之下，在某一天建勳突然感到一切失去意義，不禁自問一路挺到這裡的價值在哪裡？

半晌，永成打破沉默。

「你最近怎麼啦？怎麼覺得好像失去了靈魂一般呢？是搞砸這樁交易的關係嗎？」永成試著問出原因。

「嗯..。」建勳回得有氣無力的。

「少來，以我看來那樁交易只要你肯積極點，挽回沒什麼問題的。」永成露出篤信的表情，試著想讓建勳振作。

「永成。」

「嗯？」

「你為了什麼而工作，為了什麼而賺這麼多錢？」建勳看著永成，彷彿這是一個天大的難題。

「唉？幹嘛問這個問題？不過若真的要說的話，除了為自己之外，還有當然就

是為了家呀！難道你賺錢除了養活自己，沒有絲毫的目的嗎？」永成疑惑的回答。

「有！」建勳看著冷掉的黑咖啡，心裡的想法如石頭投進湖裡起的漣漪般擴散開來。

「不好意思，您的咖啡來囉！」服務生將咖啡送了過來，兩人很有默契的暫停，對服務生說了聲謝謝。

「繼續說！」永成用手指提起了咖啡杯，喝了一口。

「我的目的，或者說我的夢想，就是從這一杯黑咖啡中，嚐出甜味。」建勳微晃著手中的咖啡杯，眼睛直盯著永成。

「什麼？那你加點方糖不就行了？」永成露出狐疑的表情，他對建勳的這番話感到不著頭緒。

「是嗎？」建勳垂下頭看著只喝過幾口的黑咖啡，他想到了前幾天遇到的那位加了很多方糖的女孩，如今他感到落寞。

「你到底在想什麼？」永成關心的問著建勳。

建勳抬起了頭，彷彿下定了決心般，雖然眼神還是有些微的躊躇。

「那就這麼做吧！」建勳拿起了方糖罐，像那女孩般放了好幾顆進去。

「喂！放那麼甜真的沒問題嗎？」

「沒問題的，我只想喝喝看。」攪拌了一會，建勳將黑咖啡送進嘴裡。

「呸呸！這是什麼啊？」建勳將咖啡咳了出來，這根本不是咖啡，而是糖水。

「我就說不要加這麼多了吧！」永成遞過去一張紙巾。

「謝謝，不過我想今天就聊到這吧！我累了，想回家睡覺了。」建勳心情越趨惡劣，他擦了擦嘴巴，就想起身離開了。

「好吧！不過有什麼問題隨時都可以跟我聊。」永成站起來拍了拍建勳的肩膀。

「謝謝你了，兄弟。」建勳回拍永成的肩膀，隨即走了出去。

建勳走出去的同時，剛好美如拉著明佑的手蹦蹦跳跳的進了店裡，他瞥了他們一眼，有股莫名的好奇在心裡滋生，同樣對甜有所追求，但是很顯然他們對

「甜」的定義是天差地遠的，至少他今天深深的體驗到。不過也就是這種天壤之別，讓他產生了一種連自己都不清楚的忌妒與羨慕，明明自己是如此鄙視這種追求甜的方式，種種矛盾的感覺讓他十分不解，好奇甚至催促他必須去尋找矛盾感的淵源。

之後的幾天，建勳每天都來到這家咖啡店光顧，這幾次他並不是為了尋找甜味而來，而是在尋找甜味的淵源，儘管工作並沒有較為起色，但是意外的他卻感到輕鬆許多，甚至感到雀躍，可能尋得線索的一種雀躍。

千等萬待，終於再度等到美如光顧這家咖啡店。這一次美如沒有帶著明佑，她單獨一人來這家咖啡店，一樣點了一杯黑咖啡加了許多糖。從她笑容滿面可以看出他十分的愉快，似乎發生了什麼好事般。微微的羨慕又在心底升起，多久沒展顏笑過了，他不禁問了問自己。

美如看起來還有要事要辦，她匆匆的喝完糖水般的黑咖啡，便走了出去。建勳看著她的背影，猶豫了一會兒，不久也跟了出去。

「她的日子一定很好過。」跟在美如的後頭，建勳不斷在心中迴盪著這句話，沒道理生活過的比他差的人，能如此「暴力」般的感受甜味吧。

美如的腳步既快且輕盈，建勳小心翼翼的跟著她轉過幾個街區，途中經過了許多高級住宅區，好幾次建勳都認為美如住在這了，但美如並無駐足，只是一直前進。

不久美如轉進一個座滿三合院的區域，終於在一家毫不起眼的三合院前停下了腳步。

「什麼？這裡是她家？」三合院前擺滿了瓦斯罐，院子則停了一輛貨車，上面載滿了瓦斯，美如一回到家，就立即叫著爸爸走了進去。

建勳感到一陣頭暈目眩，這一切已經大大顛覆他的價值觀了。

她進到那家瓦斯行後立即換成了連身工作服，興高采烈的跟她的爸爸在運上幾十罐瓦斯的貨車前聊天，他們正在聊著這一次瓦斯有人訂很多的事情。

「該不會剛剛在高興，就是在高興瓦斯的售量增加吧！」建勳翻了個白眼，

他感到難以置信，一直以來他都認為美如生活比他好過，至少他從他的甜味世界觀裡是如此定義，但事實卻擺在眼前，難道媽媽錯了？不，難道自己從媽媽身上理解的方向根本就是錯的？那麼所謂真正的「甜」到底在哪裡呢？。

「如果我追求甜的方向根本是錯的，那麼這麼多年來我到底在做什麼？」建勳開始懷疑起自己，畢竟他多年來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那股源自媽媽口中所說的甜味，努力至今卻仍然一無所獲，但是如今他卻從一個讓他覺得是粗糙品嚐甜的人——美如的笑顏中看出濃濃的甜味，這讓他感到十分的挫敗。

他望著美如的臉，突然間他彷彿看到了熟悉的輪廓。是媽媽？他知道不是，可是媽媽的疊影，媽媽的笑顏卻好像在美如臉上重新復甦般，令建勳既著迷，更感視線離不開。

「好美！」建勳的手放在幾乎忘記起伏的胸口，直到她的背影消失在遠方的轉角，他才呆呆的回過神來..。

這一天，建勳宛如行屍走肉般過了餘下的時間。除了長久以來的疑問被震撼彈炸開一個洞外，美如的笑顏更是讓他魂牽夢縈，無法自己。

「你一定是對工作失去了熱忱！」走在樣品屋裡，永成語重心長對著身旁的建勳說。

「是嗎？也許吧..，但是我最近不覺得。」建勳不甚認真的回了永成，心情看起來頗好。

永成瞥了建勳一眼。

「嗯，好吧，也許最近好多了，但是那樁案子你若沒解決，怨不得老闆炒你魷魚。」

「也是啦，我也該想些法子..。」建勳拍著腦袋，彷彿要榨乾腦袋中的所有東西。

「呵呵。」永成停下腳步，神祕的一笑。

「你笑什麼？」建勳也停下腳步，疑惑的看著他。

「諾，這次你要欠我人情啦。」永成從西裝裡拿出一張名片。

「這是..?」

「這是那樁交易客人的電話與地址，一個禮拜後的今天下午兩點，他要你過去跟他談談房子的事情。」永成微微一笑。

「你..怎麼會?」建勳驚訝的看著永成。

永成抖了一下眉，說：「唉呀，一切都喬好啦，只要你去，這樁案子起死回生並不難。」

瞬間建勳瞭解了一切，當自己沉淪在死氣沉沉的邊緣時，還是會有真心的朋友在旁不顧一切的為自己努力。

「唉！好兄弟，我真的值得你為我做這麼多?」建勳此時雖感高興，卻也伴著深深的慚愧。

「兄弟一句話，足以抵過千言萬語，況且我也不想失去這麼好的一個對手呀！」永成聳聳肩，一副理所當然。

「謝謝你，我會做到最好的。」建勳感激的看著永成，手緊緊的握著他。

此時建勳真的很感謝上天給予了永成這個這麼肯為他赴湯蹈火的兄弟，同時也是讓他深感可敬的對手，但除了永成，他還感謝一個讓他對這一切重新燃起熱情的人，那張笑顏，那個揮之不去的靚影..。

下班後，建勳又進到了轉角咖啡店，但是這次他不是追尋媽媽的甜味而來，而只是想要再看看那張令他一直忘不了的笑顏。他並沒發現最近他總是懷著非失落、非悲傷的心情來到這家咖啡店的改變，但他卻感受到了一股好久不見的期待與快樂，彷彿一切過去的種種不快樂不復存在般。

「一杯黑咖啡，謝謝。」建勳如今不是真的想喝它，但出於習慣還是點了同樣的東西。

坐了一會，建勳一邊看文件，一邊左顧右盼。

「那女孩..美如，不在場，她會來嗎?」建勳有點坐立不安，一種期待加上想念形成的焦急在心頭縈繞成一股螺旋，不停轉來晃去的激盪著他的一顆心。

不久美如真的出現了，帶著一貫璀璨的笑臉，帶著建勳的期待，但也帶著..

明佑。

看到了美如的笑容，建勳翹起了嘴角，那張笑顏和烙在心裡的美如似乎產生了共鳴，讓某種正澎湃的感情越刻越深，就如同入木三分鑽進靈魂的最深處；但看到明佑的同時，另一種截然相反的感覺也隨之伴隨，一種仿如冰錐破心般的疼痛捲體而上，又如同墜入冰窖通體寒冷，無法自拔。

這種冰火不能同爐的感受在建勳心內猛烈撞擊衝突，從未有過的波濤在心海洶湧，這股力道讓建勳幾乎一刻都待不住，矛盾的情感驅使了雙腿，雖然他仍然想繼續望著那張笑顏，可是他無法承受，無法再繼續看一秒。

離開前，他回眸看了一下美如，她的笑容依舊讓他感到快樂，他甚至願意用所有的一切讓這個笑顏不會消失。再看了一眼在她對面的明佑，建勳突然明白了什麼，雖然他也為自己感到難過，可是他知道這是沒結果的，最終能存在的只有祝福和守護而已。

別過頭，建勳離開了咖啡店..。

「最近你非常拼命喔！」永成拿著一杯咖啡和搬了一張椅子在建勳使用著的電腦附近坐了下來，欣慰的點點頭。

「嗯，畢竟明天可是攸關我工作興亡的大日子，功課當然要做足。」建勳將房子的相關資料印了下來，手中的滑鼠則不停滑走。

「辛苦了，今天我們下班就去你常去的咖啡店喝一杯吧！去放鬆放鬆。」永成伸了個懶腰，對建勳笑了笑。

建勳剎那臉色變了一下。在那天過後，為了不再讓那股矛盾情感折磨自己，他埋首於工作間，除了知道工作是目前的當務之急，當然主要是刻意想避開想念，而如今永成的邀約又讓那種矛盾裊裊升起，在心裡打了一個又一個的結，到底是去還是不去呢？

「好啦，去啦！就當作是考試前的放鬆，看在我之前幫你的份上？」看到了建勳猶豫的表情，永成加強了說詞。

「你都這麼說了，我也沒理由辯駁了，不過不能坐太久喔。」建勳攤攤手。

他知道永成如果沒有約成是會死纏爛打的那一種人，不過除此之外他也想再看看美如，雖然他也害怕再遇到明佑。

傍晚，下班後，建勳懷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跟永成進了咖啡店。

進到咖啡店，建勳四處張望，搜尋著他所期待的倩影，而幸運的，美如此刻也剛好在店裡，身旁沒有明佑在身邊。建勳看到此景，雖覺不該，但仍是不自覺的暗暗鬆了一口氣。

「咦?她怎麼了?」建勳和永成的座位跟美如有段距離，但遠遠就可看到，美如微微低著頭，似乎還有些顫抖，招牌笑容也不復見。

「不好意思，先生請問您要點什麼?」服務生笑容可掬的問建勳，但建勳看的太入神了，沒有注意到。

「建勳，發呆啊?」永成搖了搖建勳的身體，建勳此刻才回過神來。

「喔，喔，對不起，我要一杯黑咖啡。」建勳習慣性的點了餐。

「嗯，知道了，那麼請稍候。」服務生走了回去。

「嘿，你怎麼啦?魂不守舍般，發生了什麼事?」永成關心的問，面露憂慮。

建勳望向美如，再回看永成，頓了一下，說：「永成，你覺得一個平常很愛笑...笑得很美麗的人，突然不笑了的原因是什麼?」

「蛤?你怎麼老是問這麼奇怪的問題?」永成疑惑的看著建勳。

「唉呀!儘管回答嘛!」

「可能是遇到什麼不開心的事讓心情不好之類的吧!」

「是嗎..?」

「怎麼啦?發生什麼事了?」

「不好意思，您點的東西來了。」服務生將飲品送了上來，他們點了點頭。

建勳拿起黑咖啡聞了聞，思緒如潮水湧來，此刻他的擔心可不是這溫醇暖心的香郁就能平撫。

「沒事，隨口問問而已，我們來乾一杯預祝明天的成功吧!」回過神來，建勳將杯子湊了過去，無論如何他知道他現在是沒辦法做什麼的。

「沒事就好，不要再出狀況啦！」鏘！永成心一寬，乾杯喝了幾口。

「嗯，不會的。」湊過一口黑咖啡，依舊濃烈的苦澀，但建勳毫不在意，他現在只在意一件事——她..在哭..。

翻來覆去，從咖啡店回家後腦袋裡整個充滿美如在顫抖哭泣的身影，她為什麼哭？她怎麼了？明佑呢？不知已經在心裡問了自己多少次了，但終究難以控制的一直在心上激盪，直到睡前也如此。

「不行！明天是跟重要客戶見面的時間，不可以讓客戶感覺我很疲憊。」建勳感到身體的疲倦，但神智卻似幾秒就給他幾個巴掌，讓他想睡也睡不得。

「我想..明天找時間去看看吧！現在煩惱也於事無補呀。」就這樣翻了一會兒，建勳自言自語的告訴自己。

奇妙的是，一這樣跟自己講後，建勳頓感心裡一塊石頭放了下來，原來因為明天繁忙他並沒打算立即去看她的。唉！他嘆了口氣，不久後終於悠悠睡去。

隔天，建勳要先去處理攸關他工作的客戶問題後才去上班，但時間還還沒到，他就起了大早，因為他決定先繞個遠路經過咖啡店看看，然後再去找客戶。

建勳沒把握說美如會這麼早出現在咖啡店，應該說其實他每次不管刻意還是偶然去咖啡店，遇到美如都只是巧合，他們容易碰到面也只是去的頻率高而已。因此今天一大早去是極有可能撲個空的，但是他明白自己若沒先來看看，他會一整天無法專心，而且他也有種特別的預感，可能是出於他對美如的觀察，他覺得美如今天早上會在這兒出現。

咖啡店開幕得很早，從咖啡店的透明玻璃裡，可以看出早上剛開始營業冷冷清清寥寥數人而已，不過如建勳所猜美如倒是很早就在裡頭了。

「明佑還是不在呀！」他瞥了一眼咖啡店裡面，他開始後悔先繞過這家咖啡店了，因為他知道他始終無法抑制住對美如的擔心，同時他也對明佑產生了說不出來的憤怒，就像是「這一刻，你為什麼沒陪在美如身旁」？

不過儘管心亂如麻，建勳也沒做躑留，畢竟他知道他沒多少時間可以耗，此刻他矛盾的盼望明佑現在能在她身邊，或者自己能給她多多少少的一點安慰，雖

然他知道目前這都是不可能的。

「唉！先將她擺在一旁吧！現在我也沒辦法為她做什麼呀！」建勳狠了心，暫斬思念，催了油門騎了過去。

騎了一會，建勳停了一個紅燈。他看了看錶，時間仍綽綽有餘，所以他也不趕，悠悠的將精神漸漸專注在待會要面對得客戶資料上。

就要面對客戶了，雖然他自認有自信，但畢竟攸關事業生涯，建勳不免十分緊張，焦慮的東張西望，只盼能減輕緊張對自己產生的壓力，但是突然在身旁瞥到的一幕讓他不再緊張了，甚至產生了另外一種激烈的情感..。

他看到了明佑和..另外一個女孩。

「明佑，不要這樣摟我的腰啦！」女孩嬌斥。

「但是這樣摟起來比較溫暖啊！」兩人卿卿我我的，彷彿他們是真正的情侶般。

他們才是真正的情侶嗎?此刻建勳一點都不想考慮，他的腦海只浮現美如受傷在暗地啜泣的臉。

憤怒！無以復加。他握緊了拳頭，拋下了機車，一步兼兩三步的衝向明佑。

「我發誓守護她的！」

「明佑！你這天殺的！」建勳怒吼一聲，明佑聞聲轉過頭來時，眼前一黑，正好被建勳雷霆般的一拳擱倒在地。

「你幹什麼?」女孩尖叫，可是建勳可沒打算就這樣饒過他，如雨落般密集的拳頭此起彼落的在明佑身上招呼，打得明佑連求饒的機會都沒有。

就這樣持續了一會，直到終於有旁觀的人抓住了他的雙拳，制住了他。

身旁女孩拿起電話歇斯底里的大叫，直說:「別想說事情就這樣解決了，我會打電話叫警察來的。」

建勳並沒望向女孩，仍然死盯著明佑，冷哼一聲，說:「何不問問他在妳不知道的私底下做了什麼?還是他值得妳們共享?」

「蛤?」女孩愣愣的看著明佑，眼神很迷惘。

明佑被打得鼻青臉腫，躺在地上，因腫脹而大小不一的眼睛凝視著人群縫隙裡傳來的陽光，他似乎想到了什麼，表情既難過又慚愧，然後才緩緩的說：「對不起..。」

瞬間女孩懂了，她將手機蓋了起來，憤怒的朝明佑臉上再補一腳，頓時明佑鼻血長流，哀嚎了起來，而那女孩始終沒再理會，只是走過建勳身邊時淡淡的說聲：「謝謝。」就黯然的離開了現場。

這一幕過後，原本打算報警的人都收起了手機，有的人開始低聲譏笑這是一場三角戀的鬧劇，有人只是頻頻搖頭，嘆息著男人的薄情，但是他們同樣抱持著看熱鬧的心，期待收尾的結局。

不過建勳知道最後他們不會再看到兩個大男人再為一個女人大打出手或辱罵彼此，因為建勳根本就懶得回答「你是她的誰這個蠢問題」，問題根本不出在這兒。而今天恐怕也不會有建勳搏回客戶心的完美結局，因為對他而言他知道什麼對他最重要。

他打了回頭路。此刻他只感到一生從未有過的焦急，一種亟欲擁著、守護著的衝動幾乎就在他的胸口隨心臟起伏，然後一秒一秒的漸漸嘮緊..。

「您的兩杯黑咖啡！」等到服務生將咖啡送到，哭累伏在桌上的美如才發現不知何時對面坐了個人。

「嗨..。」一頭因風吹亂的頭髮還兀自打結，整齊的西裝制服也因打架皺摺不堪，面對著美如狐疑的眼神，狼狽的建勳微微一笑，將一顆顆的方糖慢慢送進美如的杯中。

美如只感心中一片溫暖，雖然她並不認識建勳，但是對方的笑容和對自己的了解卻彷彿如老朋友般傳入心坎，深深的撫慰受創的心田。

「謝謝你..。」美如再度笑了，喜極而泣的臉龐就像是出水芙蓉般，淚珠閃閃仍在葉面上映亮，更顯楚楚動人。

「嗯..。」說不完的千言萬語就在這口黑咖啡裡了，雖然依舊不加糖，但是...好甜！